

文學光廊布旗招展

文／張信吉 公共服務組 圖／國立台灣文學館

走進昔日為台南州廳的台灣文學館，映面的是文學光廊的布置和依傍著廊柱的鮮麗布旗。我們一群人俯仰在這個新世紀的藝文空間，步履之間不斷從所觸及和所記誦的知識底層湧現故事和詩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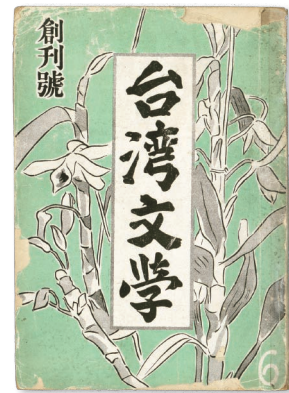
館舍光廊布旗招展，波動著文學世代的情緒。

文學是語言的藝術。活著的語言，正流動於人們所橫越的時間跟空間裡，或以音波或用符號不斷消逝。或以音波，或用符號不斷地重新出現。

走進昔日為台南州廳的台灣文學館，映面的是文學光廊的布置和依傍著廊柱的鮮麗布旗。我們一群人俯仰在這個新世紀的藝文空間，步履之間不斷從所觸及和所記誦的知識底層湧現故事和詩歌。走進台灣文學館，某個光影照面，會啟發人生幽微、崇高的感覺。

迎面的那些布旗真是鮮麗。採自七十幾年前文學雜誌封面，詩的信物！那光彩與圖構，似乎

要展現創作者試圖反對著藝術的普同性、教條性並對造形藝術嘗試新可能性的開創；這是知識青年自認對時代的承擔吧！有1934年3月號的《風車詩刊》封面復刻重現。刊銜標示著法語「LE MOULIN」，原件是台灣竹紙鋼板油印，這個海內外孤本，不知幾人有幸翻過？詩社靈魂人物楊熾昌（1908-1994），成員利野蒼（1910-1952）、林修二（1914-1944）……前行詩人曾經寫下文字也留下汗漬在書冊吧？被喻為天才型詩人的林修二，其散文詩〈肋間〉：「疲憊的太陽投射空虛的陰影，我要鼓起勇氣從那兒逃亡。在藍天的邊緣，失落的



《台灣文學》創刊號，1943。



《風車詩誌》第三號，1934。

我，正等待著我回來。」這是當時風車詩社超現實主義詩風型態。時代的布旗一旦翻轉，由日治轉向二戰之後的社會時空，最早新文學世代出發的詩人命途不暢。1952年1月因為「省工委斗六地區工委會林內案」被槍決的利野蒼（本名李張瑞），在詩歌的歷程裡曾寫下這樣的句子：「是誰？對我那麼蠻不講理的…從開放了的窗 雨的飛沫濺上來…夢重疊著夢」。對應現實即景觸物，在政治的夾縫中，風車詩人們留下了最早的「超現實主義」飛躍詩想的句子，他們努力顯現蘊藏在人的內心深處的知覺。仰頭看到風車布旗，讓人懷念屬於原始台灣的前衛風格。

幾步之遙，另有1941年5月《台灣文學》創刊號，以碧綠為底色，放大黍稷線條，鋼筆切畫植物生長的外擴，並烘托著台灣文學四個字。而《文藝臺灣》則以不拆解漢字前提，字和字之間布置著

紅、綠、橙金鮮豔的彩點，放大來看具有純樸和俗麗異質的交融。

布旗圖案構成的那個時代的故事，也許要透露一群殖民體制下台灣作家的文學事業：張文環（1909-1978）脫離西川滿所主導的《文藝臺灣》，自組啟文社，創辦《台灣文學》，總共出版了11期，雜誌結束於1943年12月25日。以一位不願淪為日本作家附庸，不願成為殖民地意識形態的創作者，或者不願成為耽美藝術主義者為抱負，反映台灣抵抗現實的作家胸懷，《台灣文學》刊載了張文環重要小說〈藝旦之家〉、〈夜猿〉、〈閨難〉……。強調台灣現實的《台灣文學》也網羅了一部分的日本作家；多元交會，整體中納入異質，這就是台灣的文學發展事實。

這些成為台灣文學發展史的「知識映像」，不知道是否仍然對未來的偶然尋獲者散發著魅力？筆者站在文學光廊的布旗之下，憶起了求學時代曾經買得、翻閱第二期《台灣文學》，然後又轉贈當時已大量收藏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史料的向陽先生。彼時同窗李君吟誦雜誌裡的日文詩，筆者相和，寫下〈紋身的海〉：

晨間海上出現船的水波/某種過往情況拽向遠方/從此我的夢帶回青春那段打滾的日子/我期待有何種成就/發自一時盲目的野心/這時我的眉又緊蹙起來//積滿綠色的思念……/而現在，攜著所有焦疲/夏日那短短的凌晨/由山丘瀏覽到茫茫的滄海/胸中沾染朝雲//太陽站在熾烈的高度/但是我沒有什麼意念要表達了/它的路是另一重黑暗/扶持我們一切生之力量的斷傷/（啊，燃燒、殘殺、夭亡）//我曾瘋狂奔跑/昨日早上今日早上/甚至 明日早上/生活 就是這樣下去/悠然而無所謂地 前往地獄海的幻美

這是1986年3月間，散步於台北舊書攤，偶然買到《台灣文學》雜誌兩本，其中第一卷第二號（一九四一）有詩〈朝〉，作者滕木康太郎；同學初習日文，隨口翻譯，筆者竊其意象，再重新創作而成。昔日的詩人留下了我不懂的日文符號。今日再相遇，在文學光廊布旗招展的空間裡，一場幡動心也動的交流對話，不斷波動著難以理解的情緒。✕